

五百家註音辨昌黎文集

廿七之四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五	四	三	一
一	六	二	八
一	六	二	八

內閣文庫			
類	號	冊	架
漢	書	五	四
三	一	六	二
四	一	二	八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431
冊數	15 (15)
函號	314 22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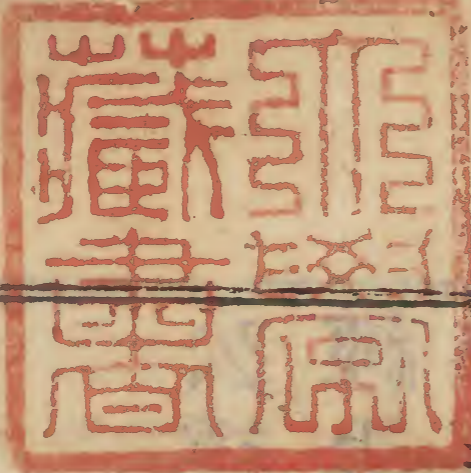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七

狀

淺草文庫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  
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營  
田汴宋亳穎等列觀察處置等使上柱  
國隴西郡開國公贈太傅董公行狀  
曾祖仁琬皇任梁州博士  
祖太禮皇贈左散騎常侍



父伯良皇任開州新浦縣主簿皇贈尚書

左僕射

韓曰公嘗從晉於汴州為觀察推官故知晉行治甚詳唐史晉傳皆

取公行狀為之其增修者不一二爾樊日司馬溫公考異以為公作晉行狀必揚美蓋惡叙其為相時事止於此則其循默充位可知然其重謹亦可稱也補注談藪云董晉行狀書李懷光事大似左氏

公諱畱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

經上第宣皇帝居原州

肅宗幸原州○宣一

先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為文任翰林之選

既以聞召見拜秘書省校書郎

行在拜校書

郎入翰林為學士

林待制

三年出入左右天

子以為謹愿賜緋魚袋累拜為衛尉寺丞出

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為楊列詔以

公為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

正元二年二月

以前汾州刺史崔圓為淮南節度使奏晉以本官攝御史充判官

以軍事如

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

孫

授本官由殿中為侍御史入尚書省為主客

負外郎由主客為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

侍郎李涵如迴紇

祝曰

迴紇古匈奴

立可敦



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為涵判官大曆

四年五月以僕固懷恩女為崇徽公主下嫁回紇可汗令兵部侍郎李鴻往冊命奏晉為

判官迴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假迴紇力焉

假取約我為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

於使人卒取之率一作平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

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

而與爾為市而字無為爾賜不既多乎爾之馬

歲五至五字無吾數皮而歸資數上声。邊吏

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

我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

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眾皆環

公拜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舉兩手曰不敢

有意大國自迴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迴

紇之事遷秘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

補注謂為太府太常少卿也為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即位

孫曰大曆十年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

拜太府卿由太府為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

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權才俊有威風始公為



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九由又為中丞朝夕

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為華州刺史拜華

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兼

御史大夫孫曰建中四年以當代孫宿為華

鎮國軍又之加兼御史中丞潼關防禦

大夫一本無兼字詔至于上所又拜國

子祭酒孫曰是歲十月朱泚反使凶黨仇敵

國子兼御史大夫宣慰恒列孫曰十二月以

祭酒河北宣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

入心大恐公既至恒州恒列即自奉詔出兵

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

梁列孫曰興元元年三月李懷光所率皆朔

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

曰公之功天下無以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

人甚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

焉乃能為朱泚臣乎彼為臣而背其君苟得

志於公何者且公既為太尉矣彼雖寵公何

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

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

戮



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故字無公何所  
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  
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  
司一作於雖有大過猶將捨焉如公則誰敢  
議語中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  
泣公亦泣則又語於其將率如語懷光者將  
率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命之拜且泣公亦  
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  
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踈亮捷

給其詞忠其容貌温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

之明年上復京師孫曰五月戊戌收京師拜左金吾衛

大將軍由大金吾為尚書左丞孫曰正元二

為尚書又為太常卿孫曰時尚書右丞元琇

左丞又為太常卿判度支使為韓滉所擠由太常拜門

下侍郎平章事孫曰五年正月以晉在宰相

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

由秦漢已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

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



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樊曰特政事決在竇參昔但奉詔書唯諾而已八年參以其弟給事中申為史部侍郎調晉以聞帝正色曰無乃參迫卿為之耶晉不敢隱因問參以過失晉具以疾奏之旬日參貶官晉皇恐上疏固辭位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已一作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尚書樊曰九年五月罷相改禮部尚書剗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為宰相時五月朔會

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庭侍中贊百僚賀中書侍郎平章事實參攝中書令當傳詔辟疾作不能事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白習儀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遂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為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樊曰十二年尚書充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首東都畿汝州防禦使入謝上語移時晏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



州

人曰董公旦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  
 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都防禦使兼御史  
 大夫仍為兵部尚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  
 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  
 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  
 營由汴宋毫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七  
 鎮汴○自大曆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  
 十萬玄佐死子士寧代之○正月八年三  
 卒其婿及親兵擁玄佐子士寧為留後劫監  
 軍使孟介以請于朝庚午以士寧為宣武軍

州

節度使○遊無度○一本無遊○其將李萬榮乘  
 其敗也逐之○九年十二月士寧卒衆二  
 榮晨入使府分兵閉城不納士寧以五  
 百騎逃歸京師壬戌以萬榮為留後○萬榮  
 為節度使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  
 殺萬榮不剋○十年四月宣武軍亂萬榮  
 素驕慢萬榮遣詣京西防狄親兵怨之大將  
 韓惟清張彥林誘親兵作亂攻萬榮萬榮擊  
 破之親兵掠而潰萬榮悉誅亂者妻子數  
 千人十一年五月詔以萬榮為節度使○三  
 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為士寧  
 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



京師

十二年六月方榮病風昏不知事

其子迺自為兵馬使殺諸將伊婁談張

王等都虞作鄧惟恭與監

而萬榮死 月以 晉

軍俱文珍執迺送京師 鎮汴州以萬榮為太子少保 詔未至惟恭權

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愈實

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列入為公

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列出者言於公曰

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

者至宿八角明白惟恭與諸將至遂逆以入

及鄆三軍緣道謹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

人啼遂入以居

樊曰惟恭既執迺遂權軍事

晉既受詔即與儼從十餘人赴鎮不用兵衛

至圃田惟恭以書來之速不及謀 晉去城十

餘里惟恭乃率諸 將出迎諸將出迎 初玄佐死吳湊代之及鞏

聞亂歸 樊曰 初玄佐死以陝號觀察 士寧萬

榮皆自為而後命軍士將以為常故惟恭亦

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

人觀公之所為以告曰公無為惟恭喜知公

之無害已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

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



大和色甚和惟恭之逆晉命惟恭勿下馬氣  
政初一無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不字復加  
厚焉至万榮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  
懷之至于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寧率驕不能  
禦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  
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  
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白皆罷之  
惟恭每加厚焉嘗介勇士伏幕下早暮審休  
罷之一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列刺

史陸長源為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  
司郎中為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  
前殿中待御史為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  
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為檢校金部員外  
郎支度營由判官恐不能集事八月以汝州  
刺史陸長源為晉行軍司馬晉謙恭簡儉每  
事因循故亂兵粗安長源性剛刻多更張舊  
事晉初皆許之案成則令且罷以賤職事修  
賦委叔度叔度為人佻悅軍中惡之  
一作人氏化一作俗嘉禾生白鵲集蒼鳥來  
既修巢鳥一嘉州同蒂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

俗

田



帥小大威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  
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  
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于  
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  
于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  
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  
也命其子三日歛既歛而行於行之四日汴  
列亂使是日兵亂殺長源叔度立諶等故君  
子以公為知人公之薨也汴列人歌之曰濁

流洋洋有關其郭闐道謹呼公來之初今公  
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  
今公歿矣其誰與安其一始為華州亦有惠  
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諂笑  
好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  
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為金  
紫光祿大夫勲累升為上柱國爵累升為隴  
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  
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全浚全素全澥







無遇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  
已多嘗欲薦之於有司有一言之於上位名  
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為文未嘗不掩卷  
而歎去年愈從調選樊曰此謂正元十六年  
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難述遭坎  
軻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絕無消  
息五月初至此樊曰此謂十七年自京還洛  
自言為閣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  
書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

大人數百

大一

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

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胸中之氣勃  
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  
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  
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為選首其言  
死不恨固安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  
在貧賤為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  
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為市道之  
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真所謂知



已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已來不可勝數。或曰：接膝而不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為知己者死。後曰：司馬遷答任安書，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不其然乎？不其然乎？一本止。閣下既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為侯生謀也。感知己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樊曰：按登科記，貞元二十年卒停舉，是公

雖有此疏，而上不從也。

右臣伏見今月十日敕，今年諸色舉選，安權

停者。

樊曰：舊史德宗紀，正元十九年，自正月

年，史部選禮部，負舉孫日宰相杜佑所請也。

道路相傳，皆云以歲

之旱，陛下憐憫京師之人，慮其乏食，故權停

舉選，以絕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

思之，竊以謂十口之家，謂一作益之，以二人於

食，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舉

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其僮僕畜馬，不當京師



百分之一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為有所損  
益又今年雖旱去歲大豐商賈之家必有儲  
蓄舉選者皆齎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  
今若暫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  
惶二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曰人  
失職與與曰春秋成五年公羊傳曰大雩者  
何旱祭也何休注云君親之南郊以  
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云云  
公語蓋出此其以民為人則避太宗諱也  
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舉選  
是使入失職而召災也臣又聞君者陽也臣

者陰也獨陽為旱獨陰為水今者陛下聖明  
在上雖堯舜無以加之而群臣之賢不及於  
古又不能盡心於國與陛下同心助陛下為  
理有君無臣是以久旱以臣之愚以為宜求  
純信之士骨鯁之臣憂國如家忘身奉上者  
超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傳說周  
文王之舉太公齊桓公之拔甯戚漢武帝之  
取公孫弘清閑之餘時賜召問必能輔宣王  
化銷殄旱災臣雖非朝官與曰公時為四門  
博士未為御史故



云月受俸錢歲受祿粟苟有所知不敢不言  
謹詣先順門奉狀以聞伏聽聖旨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錄曰正月不雨至

于秋七月是年冬  
公為御史上此疏

右臣伏以今年已來京畿諸縣夏逢亢旱秋  
又早霜田種所收十不存一陛下恩踰慈母  
仁過春陽祖賦之間例皆蠲免所徵至少所  
放至多上恩雖弘下困猶甚至聞有棄子逐  
妻至聞一作其聞以求口食拆屋伐樹屋一作室以納稅

錢寒餒道塗

餒一作餓

斃路溝壑有者皆已輸納

無者徒被追徵臣愚以為此皆群臣之所未  
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臣竊見陛下憐念黎  
元同於赤子或犯法當戮猶且寬而宥之况  
此無辜之人豈有知而不救又京師者四方  
之腹心國家之根本其百姓白一作有實宜倍加  
憂恤今瑞雪頻降來年必豐急之則得少而  
人傷緩之則事存而利遠伏乞特敕京兆府  
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內一本腹一作復非



是洪日唐史德宗十四年詔諸列府應貞元八年至十一年酒稅及推酒錢在百姓腹內者並徵未得者並且停徵容至來年蠶麥庶除按徵未得者並且停徵容至來年蠶麥庶得少有存立臣至陋至愚無所知識受恩思效有見輒言無任懇欵慙懼之至謹錄奏聞謹奏

韓曰公既上此疏專政者惡之十二月

奏與連州陽山縣令神道碑具載此事

請復國子監生徒狀韓曰貞元十九年公為四門館博士時奏

國子監應三館學生等祝曰三館者國子館太學館四門館○一

本生作淮六典韓曰唐六典三十卷開元十士字年起居舍人陸堅被詔撰玄

宋手寫六條曰理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至二十六年書成 國子館學

生三百人皆取文武三品以上及國公子孫

從三品已上曾孫補充大學館學生五百人

皆取五品已上及郡縣公子孫從三品以上

曾孫補充四門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七品已

上及侯伯子男子補充 右國家典章崇重

庠序近日趨競未復本源至使公卿子孫耻

遊太學工商凡冗或處上庠今聖道大明儒

風復振恐須革正以贊鴻猷今請國子館並



依六典其太學館量許取常參官八品已上  
子第充其四門館亦量許取無資廕有才業  
人充如有資廕不補學生應舉者請禮部不  
在收試限其新補人有冒廕者請牒送法司  
科罪緣今年舉期已近伏請去上都五百里  
內特許非時收補其支先給二百七十四人  
今請準新補入數量加支給謹具如前伏聽  
處分禁曰按選舉志所言三歸學生皆鳥狀  
合惟四門館八百人以庶人之從異者  
為之豈公所謂量許取無資廕而有不業  
人充者歟疑朝廷從公之請而誌逸之也

唐故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

注詳李篇

君諱彙一作某字某其先為嬴姓當周之襄處

晉為趙氏孫曰其先本嬴姓伯益之後伯益  
生大庸大庸四世孫中衍中衍四

世孫仲濤仲濤生飛廉飛廉子季勝為趙氏  
季勝十世孫叔帶去周事晉叔帶五世孫風

晉亡而趙氏為諸侯孫曰夙九世孫浣自立  
為諸侯是為趙獻侯

其後益大與齊楚韓魏燕為六國俱稱王其

別子趙奢當趙時破秦軍闕與有功號馬服

君子孫由是以馬為氏孫曰浣四世孫武靈  
王與六國俱稱王武

靈王子惠文王二十九年使別子趙奢擊秦  
大破秦軍闕與下賜奢號馬服君子孫以馬



為梁有安州刺史侍中贈太尉岫岫生喬卿

任襄列主簿國亂去官不仕喬卿生君才隋

末為削令燕主藝師之以有幽都之衆羅藝

字子世京兆雲陽人隋大業十二年十二月舉兵自稱幽州物管武德初朝

京師拜武侯大將軍唐武德二年十月

郡王賜姓李氏六年二月藝請入朝封南陽郡公卒葬大梁新

里趙郡李華刻碑頌之君才生珉為玉鈴衛

倉曹參軍事贈尚書左僕射生季龍為嵐列

刺史贈司空科仕至嵐州刺史幽州經略軍

使清河崔元翰銘其德於碑在新里司空生

燧為司徒侍中北平土王贈大傅謚莊武孫

燧字洵美正元十一年八月卒莊武之勲勞在策書君其長

子也燧二子長少舉明經司徒公作潘

太原大曆十四年閏五月授河南府參軍

建中四年司徒公使將武人子弟才力之士

三百人朝行在扞衛建中四年十一月

之子與俱來獻御服用物弓甲煮器幄幕奔

走危難上嘉其勤超拜太常丞賜章服遷少



府少監太僕少卿司徒公之薨也刺瘡出血  
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廬墓側植松柏終  
喪又拜太僕少卿疾病一年自充十八年七  
月二十五日終于家凡年四十有五其弟少  
府監暢上印綬求追贈賜一作贈絳州刺史布  
帛百匹君在家行孝友待賓客朋友有信義  
其守官恭慎舉職其朝獻奉父命不避難其  
居喪有過入行初司徒公娶河南元氏封潁  
川郡夫人贈許國夫人許國薨少府始孩顧

託以其姪為繼室是為陳國夫人無子

一無  
夫人

二愛君與少府如已生其薨也君與少府喪  
之猶實生已親負土封其墓夫人滎陽鄭氏  
王屋縣令況之女有賢行侍君疾逾年不下  
堂食菜飲水藥物必自擇將進輒先嘗方書  
本草指置左右子男二人赦前左衛倉曹參  
軍敦右清道卒府曹參軍女子二人在室  
雖皆幼侍疾居喪如成人愈既世通家

公嘗

誌殿中少監馬軍繼祖墓云始余初冠應進  
士真在京師以故人稚第拜北平王於馬前



王問而憐之，召二子使為之，主馬二子詳聞，彙暢也。今故云世通家繼，阻暢之子也。詳聞其世系事業，今葬有期，日從少府請，撥其大者為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樊曰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穆叔曰：豹聞之，太上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復讎狀

韓曰：事之者未已，具載木篇舊史書於憲宗紀刑法志新史書於孝友張璠傳按新史以書自太宗時至具復讎者凡七人，原之者三，不原者四。梁說其一也，大抵殺人者死，有國常典而貸死者出於一時之特敕，公此議欲令凡事發具其事，下尚書省集議酌宜而行，禮刑兩不失矣。一本顯有并序二字。

元和六年九月七日，富平縣人梁悅

樊曰：富平，厲京。

北為父報仇殺人

樊曰：悅殺秦果。

自殺於縣，請罪，敕

云復仇殺人，固有尋典

固一作自。

以其伸冤，請罪

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於天性，志在徇節，本

無求生，寧死不經，特從減死，宥決杖一百，配

流循州

樊曰：是月戊戌，敕悅杖一日，流循州。

由是有此議。右

伏奉，今日五日，敕

一作觀。

復讎，據禮經則義不

同天

禮記：父母之讎，不與其戴天。

徵法令，則殺人者死

禮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有此異同，必資論



辭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  
方負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  
讎見於春秋禮檀弓子復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  
記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  
天下也遇諸市又見周官韓曰周官調人凡  
朝不反兵而鬪又見周官殺而義者令勿讎  
則死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  
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  
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  
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

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  
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  
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  
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  
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  
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  
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  
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  
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



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  
示不自專訪議群下臣愚以為復讎之名雖  
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  
議於今者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  
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  
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  
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  
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  
讎者事發具其事申下尚書省尚書省集議

奏聞酌其宜而處之

嚴曰舊史云梁悅為父

愈獻議執奏之按此議云殺之與赦不可一  
例宜定其制曰凡有父讎者尚書省集議奏  
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

律謹議

錢重物輕狀

孫曰唐史食貨志云自建中

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為絹二疋半者為  
八匹大率加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  
重故農日困末業日增穆宗亦以貨輕  
錢重民困而不充詔百官議革其弊公  
於是作此議樊曰時戶部侍郎楊於陵  
議曰今宜使天下兩稅推酒鹽利上供  
及畱州送使錢悉輸以布帛穀  
粟云云此狀大卒與於陵議合



右臣伏準御史臺牒準中書門下帖奉進止  
錢重物輕為弊頗甚詳求適變可以便人所  
貴緡貨通行里閭寬息宜令百寮隨所見作  
利害狀者臣愚以為錢重物輕救之之法有  
四一曰在物土貢物已貢者謂隨其所  
有之物以為貢賦不專責  
之以夫五穀布帛農人之所能出也工人之  
所能為也人不能鑄錢而使之賣布帛穀米  
以輸錢於官是以物愈賤錢愈貴也一本錢  
上有而  
字今使出布之鄉租賦悉以布出縣絲百貨

之鄉租賦悉以綿絲百貨去京百里悉出草  
三百里以粟五百里之內及河渭可漕入願  
以草粟租賦悉以聽之則人益豐錢益輕穀  
米布帛益重二曰在塞其隙無使之洩禁人  
無得以銅為器皿益者  
飲食之器禁鑄銅為浮屠  
佛像鍾磬者蓄銅過若干斤者鑄錢以為他  
物者皆罪死不赦禁錢不得出五嶺五嶺買  
賣一以銀盜以錢出嶺及違令以買賣者皆  
死五嶺舊錢聽人載出如此則錢必輕矣三



曰更其文貴之謂改其錢文使一當五而新

舊兼用之凡鑄錢千其費亦千今鑄一而得

五是費錢千而得錢五千可立多也四曰扶

其病也扶助也使法必立凡法始立必有病

今使入各輸其土物以為租賦則列縣無見

錢列縣無見錢而穀米布帛未重則用不足

而官吏之祿俸月減其舊三之一各置鑄錢

使新錢一當五者以給之輕重平乃止四法

用錢必輕穀米布帛必重百姓必均矣謹錄

奏聞伏聽敕旨謹奏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七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  
表狀  
為韋相公讓官表  
行韓曰公時為考功  
郎中知制誥代作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

表狀

為韋相公讓官表

韓曰相公韋貫之也本名純以憲宗廟諱以字

行韓曰公時為考功郎中知制誥代作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命以臣為尚書右丞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

樊曰憲宗元和九年十二月以尚書右丞韋貫之守

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非常之寵忽降於上夫不次之

恩遽屬於庸品

祝曰屬付也屬之欲切

承命震駭心神

靡寧顧已慙

祝曰慙亦慙也

手足失措臣



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本非長才又乏敏

識學不能通達經訓文不足緣飾吏事嚴曰

聲前漢公孫弘習文法徒知立志廉謹絕朋緣去

勢之交處官恪恭免請託之累韓曰貫之父

阿貴近以求進故三世因緣資序驟歷臺閣

蒙生成於天地無裨補於於消塵黍曾以居

涯分遂極常以盈滿自誠方思退處里閭何

意恩澤益深猥令起參鼎鉉孫曰易鼎王鉉

而舉之鼎鉉謂為竊自惟度實不堪任臣某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宰相者上熙陛下

覆壽之恩祝曰熙廣也書熙帝之載下遂群

生性命之理以正百度祝曰百度百事以和

四時澄其源而清其流統於一而應於万毫

釐之差嚴曰易羌之誓或致弊於寰海剗刻

之誤或遺患於歷年固宜旁求隱士必得能

者然後授之不可輕以付臣使入失望上累

聖主知人之哲下乖微臣量已之義無補於

理有妨於賢况今俊入至多者碩咸在苟以



登用皆踰於臣伏乞特廻所授以示至公之道天下幸甚天下幸甚一本止

為宰相賀雪表

韓曰時武元衡張洪靖章貫之等為相公知制誥

臣某言臣伏以去歲冬間雨雪頗少今年春

首宿麥未滋

樊曰憲宗紀元和十年二月自冬不雨至于月丙午雪駭日

顏師古云宿麥謂其苗經冬後注宿旧也麥必經年而熟故云宿陸下深念

黎毗屢形詞旨神鑒昭達皇情感通春雲始

繁時雪遂降實豐穰之嘉瑞實一作感銷癘

疫於新春東作可期南畝有望此皆陸下與

天合德

補注易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視入如傷

如傷每發聖言則獲靈貺見天人之相應知朝

野之同歡臣等職在燮和慙無效用觀斯慶

澤實荷鴻休

進頌宗皇帝實錄表狀

二篇評說增改本末具于實錄卷首

矣嚴曰遲之以元和八年守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而吉甫以九年十月卒則進實錄在十年夏也

臣愈言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不可

口傳必憑諸史自字雖二帝三主之盛若不



存紀錄則名氏年代不聞于茲功德事業無可稱道焉順宗皇帝以上聖之姿早處儲副

錄曰大曆十四年五月德宗即位十一月晨昏進

見必有所陳二十餘年未嘗懈倦陰功隱德

利及四海及嗣守大位錄曰正元二十一年

行其所聞順天從人傳授聖嗣陛下欽承先

志紹致太平原本推切實資撰次去八年十

一月一無臣在史職錄曰元和八年正

李吉甫吉甫監修國史授臣以前史官章

虞厚所撰先帝實錄三卷云未周悉令臣重

修臣與修撰左拾遺沉傳師傳師直館

京兆府咸陽縣尉宇文籍等籍共加採

訪并尋檢詔勅修成順宗皇帝實錄五卷削

去常事著其繫於政者比之旧錄十益六七

忠良姦佞莫不備書苟關於時無所不錄吉

甫慎重其事欲更研討更比及身歿錄曰

十月尚未加功臣於吉甫宅取得旧本自

冬及夏錄曰刊正方畢文字鄙陋實懼塵



玷積慙懼謹隨表獻上臣愈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謹言右臣去月二十九日進前件實錄

今月四日宰臣宣進旨其間有錯誤令臣改

畢却進舊本者臣當後撰之時史官沈傳師

等採事得於傳聞詮次不精致有差謬聖明

所鑒毫髮無遺恕臣不逮重令刊正今並添

改託其奉天功烈更加尋訪已據所聞載於

首卷初德宗辛奉天倉卒間順宗儻所

論著尚未周詳臣所未知乞賜宣示庶獲編

錄永傳無窮謹錄奏聞謹奏

為裴相公讓官表補注裴度字中立河東人正元五年進士及第

至是有拜相之命公為作讓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為朝議大夫守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孫曰元和十年六月以裴

度朝請大夫守刑部侍郎同平章事承命驚惶魂爽飛越俯仰

天地若無所容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

少涉經史粗知古今天與朴忠性惟愚直知

事君以道說曰語曰大臣以無憚殺身慕當



官而行韓曰左傳當官不求利已人以為拙

臣行不疑元和之初始拜御史旋以論事過

切為宰臣所非出官府廷乃佐戎幕韓曰元和初度

為監察御史密疏論權倖語切忤旨出為河南府切曹參軍武元衡師四州表為節度掌

書記陛下恕臣之罪憐臣之心拔居侍從之中

遂掌絲綸之重韓曰自出川召為起居舍人元和六年以司封員外郎知

制誥拜中書舍人受恩益大顧已愈輕苟耳目所聞

知心力所迨及少關政理輒以陳聞於裨補

無涓埃之微而讒謗有丘山之積陛下知其

孤立賞其微誠獨斷不謀獎待踰量臣誠見

陛下具文武之德有神聖之姿啓中興之宏

圖當太平之昌曆勤身以儉與物無私威怒

如雷霆容覆如天地實群臣盡節之曰才智

效能之時聖君難逢重德宜報苦心焦思以

日繼夜苟利於國知無不為徒欲竭愚未免

妄作陛下不加罪責更極寵光既領臺綱韓曰

元和九年度又毗邦憲韓曰十年度聖君所

厚兇逆所讎闕於防虞幾至斃路韓曰元和十年六月



王承宗李師道俱遣刺客殺宰相武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靴荆背裂中草又傷首度墜溝中冒斃得不死恩私曲被性命獲全忝累祖先玷

塵班列未知所措祇自內慙豈意陛下擢臣

於傷殘之餘委臣以燮和之任初元衡遇害獻計者

或請罷度官以安反側帝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計得行吾倚度足破二賊矣因遂相度

忘其汚陋使佐聖明此雖成湯舉伊尹於庖

厨莊子曰湯以庖人寵伊尹孟子曰伊尹以割烹要湯是舉於庖厨也高宗

登傳說於版築孟子傳說周文用呂望

於屠釣離騷呂望之鼓力兮遭文王而得舉注云望屠於朝歌說苑望年七

十鈞於齊桓起甯戚於飯牛離騷甯戚之謳歌兮齊桓

聞以該輔注云甯戚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戚方飯牛叩角而商歌桓公聞用為客卿

雪耻蒙光去厚居費以今準古擬議非倫

陛下有四君之明行四君之事微臣無四子

之美獲四子之榮豈可叨居以彰非據方今

干戈未盡戢夷狄未盡賓麟鳳龜龍未盡游

郊藪草木魚鼈未盡被雍熙當大有為之時

得非常人之佐然後能上宣聖德以代天土

書天工人具代之如臣等類實不克堪伏望



博選周行嚴曰詩真彼周行注行列旁及岩

允天生聖主必有賢臣得而授之乃可致理

乞廻所授以叶群情無任懇款之至

為宰相賀白龜狀補註宰相裴度張洪靖韋質之

鄂岳觀察使所進白龜後曰元和十一年以

使會乎淮西得白龜以獻右今日某宜進旨示臣前件白

龜者伏以禎祥之見必有從來物象既呈可

以推究古者謂龜為蔡後曰語曰臧文仲居

本出蔡地因以為名長尺有二寸樊曰家語漆雕憑曰臧氏有守龜焉名曰蔡古者謂龜

為蔡出此蔡者龜也今始入賊地而獲龜者是獲

蔡也白者西方之色刑戮之象也是必擒其

帥而得地也提挈而來生致闕下此象既見

其應不違韓曰公元和十二年七月從裴度

幾與此表斯皆陛下聖德所施靈物來效太

平之運其在於今臣等謬列台衙親覩嘉瑞

無任抃躍之至

冬薦官殷侑狀

前天德軍都防禦判官承奉即試大理評事



兼監察御史殷佑右伏准貞元五年六月

十一日敕停止即官御史在城者委常參官使

每年冬季聞薦者前件官兼通三傳韓曰公

殷侍御書云蒙示新注公羊春秋疑殷即侍御也傍習諸經注疏之

外自有所得久從使幕亮直著名朴厚端方

少見倫比以臣所見堪任御史太常博士臣

所諳知不敢不舉謹錄奏聞伏聽敕旨公此

狀薦貞元和十一年冬也十二年公送侑嗣宗正少卿李孝誠使回鶻序云自太常博士

遷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承命以行則是侑果因公薦而為太常博士矣

脩

進王用碑文狀

李日用字師柔太原人公特為右庶子撰其碑文

故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衛大將軍贈

工部尚書王用神道碑文

樊曰用以元和十一年八月卒贈工

部尚書是年十一月葬

右京兆尹李修是王用親表

孫曰

修者用之姪傳用男沼等意

用六

子長子請臣與亡父用

撰前件碑文者請一

作謂

伏以王用國之元舅

魏曰順宗莊憲皇后王氏用之姪也

位望

頗崇豈臣短才

短一作知

所能襄飾不敢辭

讓輒以撰訖其碑文謹錄本隨狀封進伏聽



進旨其王用男所與臣馬一匹并鞍銜白玉腰帶一條臣並未敢受領謹奏

謝許受王用男入事物狀

樊曰劉又好俠能歌詩聞公善

接天下士步歸之其後持公金數斤去日此諛墓中人所得不若與劉君為壽公所受王用男入事物其又所謂諛墓中人所得者歟

其官某乙右今由品官唐國珍到臣宅奉

宣進旨緣臣與王用撰神道碑文令臣領受

用男沼所與臣馬一匹并鞍御及白玉腰帶

一條者臣才識淺薄詞藝荒蕪所撰碑文不

銜

能備盡事迹聖恩弘獎持令中使宣諭并令

臣受領入事物等承命震悚再欣再躍

再皆合作

載無任榮抃之至謹附狀陳謝以聞謹狀

薦樊宗師狀

樊曰宗師字紹述公薦之屢矣因東野之葬稱其經營如

已薦之於鄭餘慶後又薦之於故相袁滋今又以狀薦於朝其於朋友可謂信矣

攝山南西道節度副使朝議郎前檢校水部

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樊宗師

孫

元和九年三月以太子太傅鄭餘慶為山南西道節度使餘慶辟宗師為節度副使



件官孝友忠信稱於宗族朋友可以厚風俗  
勤於藝學多所通解嚴曰墓誌云紹述無所不學於評於聲天得也  
議論平正有經據可以備顧問謹潔和敏持  
身甚苦遇物仁慈有才有識可任以事今左  
右史並闕負外郎侍御史亦未備負若蒙擢  
授必有補益忝在班列知賢不敢不論謹錄  
狀上伏聽處分

舉錢徽自代狀

後曰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公除刑部侍郎舉徽自代

徽字蔚章吳郡人尚書郎起之子樊曰公舉賢自代見于集者六為刑侍舉錢

徽為袁州舉韓泰為祭酒舉張惟素為  
兵侍舉韋顓尹京兆舉馬惣再為兵侍  
舉張正甫皆引  
建中元年制云

尚書刑部

朝散大夫守太子右庶子飛騎尉錢徽

後曰

和初入拜左補闕以祠部員外郎為翰林學  
士三遷中書舍人十一年王師討蔡群臣多  
言用兵不使憲宗不悅徽  
亦忤旨罷為太子右庶子右臣伏准建中元

年五月五日敕常參官授上後三日內舉一

人以自代者

後曰建中元年正月初令常參

知兵馬使刺史少尹畿赤令并七品以上清  
要官及大理司直評事等授訖三日內於四  
方館上表讓一人以自代其外官委長史附  
送其表付中書門下每官開以舉數多者授



之前件官器質端方性懷恬淡外和內敏潔  
靜精微可以專刑憲之司參輕重之議況時  
名年輩俱在臣前擢以代臣必允衆望伏乞  
天恩遂臣誠請謹錄奏聞謹奏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

嚴曰表云伏奉正月十四日敕牒一本表

後云三月二十五日自奉敕凡七十日矣白史云淮西碑多叙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李愬功第一類不平之時有石烈士者因作碑得見上訴其事詔令磨愈文命翰林學士殿吏昌重撰文勒石

臣某言伏奉正月十四日敕牒以收復淮西

群臣請刻石紀功明示天下為將來法式陛下推勞臣下允其志願使臣撰平淮西碑文

者嚴曰元和十二年十月淮西平群臣請刻石紀功十三年正月敕刑部侍郎韓愈撰

文間命震駭心識顛倒非其所任為愧為恐

經涉旬月不敢措手謝中竊惟自古神聖之君

既立殊功累德卓絕之跡必有奇能博辯之

士為時而生持簡操筆從而寫之各有品章

條貫然後帝主之羨巍巍煌煌充滿天地其

載於書則堯舜二典夏之禹貢殷之盤庚周



之五誥補述大誥康誥酒誥於詩則玄鳥長

發歸美殷宗清廟臣士小大二雅周主是歌

辭事相稱善并美其號以為經列之學官置

師弟子讀而講之從始至今莫敢指斥嚮使

撰次不得其人文字曖昧蓋切雖有美實其

誰觀之辭跡俱亡善惡惟一然則茲事至大

不可輕以屬人伏以唐至陛下再登太平刻

剗群茲掃灑疆土天之所覆莫不賓順然而

淮西之切尤為俊偉碑石所刻動流億年祝

十萬日億必得作者然後可盡能事今詞學之英

所在或列一作一儒宗文師磊落相望外之則

宰相公卿郎中博士內之則翰林禁密游談

侍從之臣不可一二遽數召而使之無有不

可至於臣者自知最為淺陋顧貪恩待一作

趨以就事叢雜乖戾律呂失次乾坤之容日

月之光知其不可繪畫強顏為之以塞詔旨

罪當誅死其碑文今已撰成謹錄封進無任

慙羞戰怖之至

或麻



奏韓弘人事物狀

按公平淮西碑其所以錄韓洪之功者曰

洪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云云曰洪汝以節都統討軍云云曰丞相度至師都統洪責戰益急云云其詩曰乃救顏喬想武古通咸統於洪云云洪是以有此謝

奉敕撰平淮西碑文伏緣聖恩以碑本賜韓

弘等錄曰元和十年九月以宣武軍節度使韓弘為淮西行營兵馬都統至是以碑

本賜今韓弘寄絹五百匹與臣充人事物未

敢受領謹錄奏聞伏聽進旨謹奏

謝許受韓弘物狀

臣某言今日品官第五文嵩至臣宅奉宣聖

旨今臣受領韓弘等所寄撰碑人事物者恩

隨事至榮與幸并慙抃怵罔知所喻中伏

以上贊聖功臣子之職下露群師文字所宜

陛下謙光自居勸勵為事各賜立功節將碑

文一通使知朝廷備錄勞効韓弘榮於寵錫

賜一作遂寄縑帛與臣於臣何為坐受厚賜恩

由上致利則臣歸慙戴兢惶舉措無地無任

感恩慙懇之至







而賞錢不行故云  
表以論之

侍郎許孟容請見奏曰豈有國相橫屍路隅  
向不能擒賊因位上為之憤歎乃詔京城諸  
道能捕賊者賞錢萬貫仍與五品官積錢三  
萬貫於東西市京城大索公卿節將復壁車  
轅者皆搜之今下手賊華四分之內已得其三  
二其餘兩人蓋不足計孫曰神策大將軍王  
士平上封捕賊出王承宗乃詔悉取承宗將  
卒得張晏等三十人命監察御史陳中師與  
京兆尹裴武鞠之勅晏等五人殺其黨十四  
人樊曰李師道將警嘉珍反留守呂元膺敗  
之初師道置郵東都多買田伊闕陸渾香以  
舍山棚遣將警嘉珍門察部分之嵩山浮圖  
圓淨為之謀至是饗士其徒白呂元膺以兵  
掩郵賊突出轉略畿部入山中棄山棚所市  
山棚怒道官軍襲殺之圓淨既執於是窮治  
嘉珍案乃害元衡者見新史王承宗李師道

傳公此狀未獲嘉珍案  
前所上故云其餘兩人根尋蹤跡知自承宗  
一作明知再降明詔絕其朝請樊曰七月詔  
發自承宗再降明詔絕其朝請數王承宗罪  
絕其朝請又與王士則士平等官樊曰士則士平  
朝請張晏等誅以士平皆王武俊之子  
為左金吾衛大將八日之割無不行者獨有  
賞錢尚未賜給群情疑惑未測聖心聞初載  
錢置市之日市中觀者曰數方人巡繞瞻視  
咨嗟嘆息既去復來以至日暮百姓小人重  
財輕義不能深達事體但見不給其賞使以  
為朝廷愛惜此錢不守言信自近傳遠無由



辨明且出賞所以求賊今賊已誅斬若無人  
 投獲國家何因得此賊而正刑法也承宗何  
 故而賜誅絕也士平士則何故與羨官也三  
 事既因獲賊獲賊必有其人<sub>一</sub>不給賞錢實亦  
 難曉假如聖心獨有所見審知不合加賞其  
 如天<sub>一</sub>才百姓及後代久遠之人哉<sub>一</sub>無<sub>一</sub>況  
 今元濟承宗尚未擒滅兩河之地大半未收  
 隴右河西皆沒我狄所宜大明約束使信在  
 言前號令旨揮以圖功利况自陛下即位以

來繼有不績斬楊惠琳收夏列斬劉闢收劍  
 南東西川斬李錡<sub>其綺切</sub>收江東縛盧從史  
 收澤潞等五州<sub>五州澤</sub>威德所加兵不  
 汚刃收魏博等六州<sub>六州魏</sub>致張茂昭  
 張愔收易定徐泗濠等五州<sub>易定二州</sub>  
泗濠三州張愔所創業以來列聖功德未有  
官○情於針切能高於陛下者可謂赫赫巍巍光照前後矣  
 此由天授陛下神聖英武之德為巨唐中興  
 之君宗廟神靈所共祐助勉強不已守之以



信則故地不足收而太平不難致如乘快馬  
行平路遲速進退自由其心有所欲往無不  
可者於此之時特宜示人以信孔子欲存信  
去食韓曰出論語人非食不生尚欲捨生以  
存信况可無故而輕棄也昔秦孝公用商鞅  
為相欲富國強兵行令於國恐人不信立三  
丈之木於市南門募人有能徙置北門者與  
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與五十金韓曰出史記商君傳  
秦人以君言為必信法令大行國富兵強無

敵天下三丈之木非難徙也徙之非有功也  
孝公輒與之金者所以示其言之必信也昔  
周成王尚小與其弟叔虞為戲削桐葉為珪  
曰以晉封汝其臣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為  
侯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  
言之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  
虞於晉韓曰出史記晉世家昔漢高祖出黃金四萬斤  
與陳平恣其所為不問出入韓曰漢高帝三  
年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其所為不問出入  
為不問其出入令謀項羽平用金間楚數年



之閒漢得天下論者皆言漢高祖深達於利達一能能以金四萬斤致得天下以此觀之自作遠古以來未有不信其言而能有大功者也字亦未有不費小財而能收大利者也字臣於捕賊之人捕一作告本無恩義彼雖獲賞子不關臣所以區區盡言不避煩黷者欲令陛下之信行於天下也伏望慈臣愚陋僻癡之罪而收其懇欵誠至之心天下之幸非臣之幸也謹奉表以聞臣愈誠惶誠恐

### 論佛骨表

韓曰新舊史皆具載於李傳先是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

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其法三十一使杜英奇押宮人三十持香花迎入大內留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贊歎公為刑部侍郎上表極諫帝大怒欲抵死崔群裴度戚里諸貴皆為公言乃貶潮列刺史時宰相疑公此表為馮宿所草以宿嘗與公同年進士又同佐裴度淮西故疑之遂貶宿歙州刺史時宰以皇甫鎔也亦可謂無識鑿矣此表豈宿所能了耶補注聞見錄云憲宗元和十四年自鳳翔法門寺迎佛骨入禁中韓退之以諫逐十五年有陳洪志之禍懿宗咸通十四年又迎其骨入禁中諫者以憲宗為戒懿宗曰生得見之死亦無恨不數月崩送佛骨還法門寺



愈之諫云奉佛以來享  
年亦永者其知言哉

臣某言伏以一作臣某佛者夷狄之一法耳

自後漢時流入中國洪曰表云自後漢時流入中國又詩云佛法入

中國介來六百年按後漢西域傳云明帝時

入中國佛梁劉孝標注世說新語引劉向列

仙傳序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

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即如此

說則漢成哀之間已有經矣漢武故事曰昆

邪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上

置之甘泉宮金人者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

羊唯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此神全

類於佛蓋當漢武時其經未行於中土但以

神明事之耳又開皇歷代三寶記云平帝世

劉向稱余覽典籍往見有佛經將知周時又

流釋典秦雖焚除漢興復出也又漢武作昆

唐史作百十歲

明池掘得黑灰東方朔云可問西域道人佛  
之徒也又真誥云裴真人有三十四人弟子  
十八人學佛道餘者學仙道陶隱居云長安  
中似已有佛裴君郎是其事以此考之中國  
之有佛尚矣退之所云據正史也孫曰後漢  
明帝夜夢金人長之餘頭有光明飛行殿庭  
以問羣臣傳毅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丈  
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郎中蔡愔及秦景  
使天竺求之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  
并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愔之來也白  
馬負經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門西以處之  
其經藏于蘭臺石室又畫像於清源臺及及  
頊節陵上自是始傳中國

者黃帝在位百年年一百十歲少昊在位八  
十年年一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



推其年數

八歲帝嘗在位七十年年一百五歲帝堯在

位九十八年年一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

皆百歲孫曰已上年歲皆出此時天下太平

百姓安樂壽考然而此時補注唐史中國未

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曰皇甫謐云

天子位為天子十二年年百歲而崩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

武丁在位五十九年孫曰書肆中宗之享國

有九年中宗即太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蓋

亦俱年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

年九十三歲孫曰禮記文王九十七穆王在

位百年孫曰書穆土享國百年嚴曰據汲冢

王年百也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

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

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

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

四十八年孫曰天監十八年普通七年大通

大同一年大清三年凡四十八年補注前後

三度捨身施佛孫曰大通元年九月癸巳大清元



年二月庚子凡三宗廟之祭不用牲牢郊廟

幸同泰寺捨身牲牲皆盡日一食止於菜果武帝溺信

代以麪勝無鮮腴惟豆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

城後曰太清三年三月侯景攻陷臺城帝以

八十國亦尋滅事佛求福反更得禍由此觀

之佛不足信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

議除之當時群臣材識不遠補注唐史作不

能深知先主之道古今之宜推闡明聖補注唐史

明作聖以救斯弊其事遂止武德九年四月高祖詔有司沙

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練行者遷居

大寺觀給其衣食無令闕乏庸猥麤穢者悉

令罷道勒還鄉里京師留寺三所觀一所諸州各留一所餘皆罷之事竟不行臣常

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

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不許度人

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

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

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

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昇音又令諸寺

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

卷之三十六

七



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  
心為京都士庶一有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  
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  
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  
皆云天子太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於佛  
更惜身命以故一本故作至一字焚頂燒指百  
十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倣惟恐  
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  
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鬻力以為供養者傷

業次作  
主業

百作十  
傳

傳作信

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者一無本  
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  
言先主之法言身不服先主之法服不知君  
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  
國命命無其字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  
過宣政一見政殿名禮賓一設元和九年六月置禮  
賓院於長興里以待四夷之使設謂宴設也  
襲亦曰衛而出境出境一作不令惑眾也况  
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可直入

唐史設殿  
作或於



宮禁可直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

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音列被除

不祥然後進弔祝曰禮記君臨臣喪以巫祝

惡剋葦苕可掃不祥楚康七年左氏公如

先被殞楚今無故取穢朽之物親臨觀之

作人悔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

不舉其失臣實耻之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諸

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

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

崇

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

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夫鑒臨臣不怨悔

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

誠恐補注即木史曰傳奕上疏請除佛法云

忠祚長年久漢明帝始立胡神泊于符石差

胡亂華主庸臣佞祚短政虐云云弔謂愈之

言蓋廣奕之言也故表出之林之奇曰崔浩

者得爲口實以爲闢佛者之戒至于梁武三

捨身而餓死臺城宋齊以下事之漸謹而年

代尤促則浮屠之徒又以爲學佛不盡其道

之過自非卓然不惑之士未有不爲其所迷

尚作分

唐史穢

唐史無



潮州刺史謝上表

樊曰本傳具載公此表

得韓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諫佛骨事大是愛我我豈不知然愈為人臣不當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帝欲復用愈故先語乃勸宰相意皇甫鏐恐其復用乃率先對曰愈終太踈狂且可量移一郡遂授袁州刺史歐陽文忠公云前世有名人嘗論事持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雖韓文公不免此累或者又罪其以封禪諛帝皆非也漢揚惲見廢報孫會宗書語涉譏訕遂坐腰斬雷震之怒臣子所當知畏公之此表不為過矣

臣某言臣以狂妄驚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

有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方死猶輕陛下哀

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

特屈刑章以臣為潮州刺史既免刑戮又獲

祿食聖恩弘大天地莫量破腦剗心豈足為

謝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今年正月

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即日奔馳上道經

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日二十五日三

愈至潮州到列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

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

唐史敬作恭

誅

弘作寬



祝曰 十萬日億十億日無有親踈遠邇雖在

兆書紉有億兆夷人 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甸畿之間輦

穀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

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

所故遣刺史回問百姓疾苦一作親苟有不便

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為治日久守令承

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泰聞臣

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謹呼不勞施為坐以無

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

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

動皆經月過海中下惡水濤瀧壯猛南

為瀧難計程期颶風鱷魚鰓其遇切患禍

不測列南近界一作州漲海連天毒霧瘴氛

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

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

慙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

之地與魑魅為群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

為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



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為時輩所見  
推許一作表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  
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為歌詩  
薦之郊廟漢曰請元和聖德頌紀泰山之封  
鑄白玉之牒鋪張對夫之閑休揚厲無前之  
偉蹟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  
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雖一作縱臣亦未肯  
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  
臣妾南北東西地各万里自天寶之後政治

唐書大傳

少懈文致未優武尅不剛孽臣姦隸孽一作孽蠹  
居棊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  
繼孫一本繼亦作以如古諸侯自檀其地不貢不朝  
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即位以來躬  
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雷厲風飛日月  
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天宇之下生息理  
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  
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  
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年



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治功

也魏下一有之字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

泰山奏功皇天補注范太史唐鑑曰終唐之

韓愈之賢猶勸憲宗具著顯庸明示得意孫

則其餘無足恠也秦始皇二十六年登琅邪使永永萬年一作

臺立石頌秦德明得意服我成列當此之時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

之嘉會不一而臣負罪嬰豐祝曰豐隙鏹又

豐并闕中豐許慎切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

會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

畢精以贖罪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

極魂神飛去一作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

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慙惶懇迫之至謹

附表陳謝以聞

賀無尊號表

樊曰古者皇曰皇帝日帝王

號漢哀帝始有聖劉太平之稱唐高宗

中宗遂有天皇應天之名而明皇遂稱

尊號曰開元聖文神武皇帝其後子孫

因之以為故事范祖禹所謂使其臣子

生而加謚於君火

臣某言臣伏聞宰相公卿百官

樊曰時宰相



用孝德為號律群獨以為有眷聖則孝德并見憲宋開小樂乃以宅事罷群為湖南觀察使及關輔百姓耆耄等孫曰年八以陛下功

崇德鉅天成地平宜加號於殊常以昭示於

來載陳情懇到一作于于無于三陛下仰稽乾

符孫曰乾符天又俯順人志乃以新秋首序令月吉

辰發揚鴻休膺受顯冊孫曰元和十四年七月

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天人合慶日月揚光環海之

間含生之類歡抃踴躍作欣以舞以歌臣某

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體仁以長久之謂

元孫曰易元者善之長又體仁是發而中節

之謂和孫曰禮喜怒哀樂未發謂無所不通

之謂聖妙而無方之謂神經緯天地之謂文

孫曰昭二十八年左氏之詞戡定禍亂之謂武先天不違

之謂法夫孫曰易先天道濟天下之謂應道

孫曰易道濟天下故不過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

皇帝陛下子青億兆視之如傷可謂體仁以

長入矣喜怒以類孫曰軍十七年左刑賞不

差可謂發而中節矣明照無私幽隱畢達可



謂無所不通矣發號出令雲行雨施可謂妙  
而無方矣三光頌軌草木遂長一作可謂經  
緯天地矣除刻寇盜宇縣清夷可謂戡定禍  
亂矣風雨以時祥瑞輻湊可謂先天而天不  
違矣國內無饑寒四夷皆朝貢可謂道濟天  
下矣衆美備具名實相赫赫巍巍超今冠古  
方講議明堂辟雍之事無講字撰集泰山  
梁父之儀集字搜三代之逸禮補百主之漏  
典一作墜時乘六龍肆觀東后言將徵臣

幸生聖代觸犯刑章假息海隅死亡無日瞻  
望宸極心魂飛揚有永棄之悲無自新之望  
曾不得與鳥獸率舞蠻夷縱觀為比銜酸抱  
痛且耻且慙無任感恩戀闕懇迫彷徨之至  
謹奉表陳賀以聞

袁州刺史謝上表

一無刺  
史二字

臣某言臣以去年正月上疏論佛骨事先朝  
怒臣愚直憲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崩  
穆宗即位故此謂憲宗為先朝  
不加罪自刑部侍郎貶授潮州刺史伏遇



其年七月十三日恩赦

後曰元和十四年七月十三日恩赦天下

至其年十月二十四日准例量移改授袁州

刺史以今月八日到任上訖後曰十五年正月至袁州臣

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列小地狹賦稅

及時入安吏循閭里無事微臣惟當布陛下

惟新之澤後曰詩周雖旧邦其命惟新以言穆宗即位也守國家承

平之規勸以耕桑使無怠惰而已臣以愚陋

無堪累蒙朝廷獎用掌誥西掖後曰元和九年十二月公

知制誥司刑南宮後曰元和十二年十月十日公為刑部侍郎顯榮顯

煩稱效寂蔑又蒙赦其罪累後曰授以方州  
德重恩弘身微命賤無階答謝惟積慙惶無  
任感恩慙惕之至謹差軍事副將郝泰奉表  
陳謝以聞

賀皇帝即位表

後曰穆宗即皇帝位公在袁州以表賀

臣某言伏聞皇帝陛下以閏正月三日履奉

遺詔昭升大位後曰元和十五年閏正月穆宗即位書昭升于上一本

作昭承天地神祇永有依歸華夏蠻貊永有承

事神人交慶日月貞明後曰易日月之道貞明者也臣某



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王者必為天所相

為人所歸上符天心下合人志然後奄有四

海以君萬邦伏惟皇帝陛下承列聖之丕績

當中興之昌運爰自主鬯春宮禮曰元和七年七月乙亥

帝為皇太子齒曹國學禮曰禮行一物而

而已其齒於孝友之美實形四方英偉之姿

又勳群聽及初嗣位遐邇莫不歡心爰降詔

書老幼或至垂涕一作舉用俊乂流竄姦邪

帝即位之日召翰林學士段文昌杜元

穎沈傳師李肇侍讀薛放丁公著對思政殿

並賜金紫丁未皇帝臣雖虞舜之去四兇舉

十六相諡曰渾敦窮奇擣杌饕餮四凶也蒼

達伯奮仲堪叔猷李仲伯虎仲不能過也天

下翹首以望太平天下傾心以觀至化臣某

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昔者堯舜以吁嗟

君臣相戒以致至治周文王以憂勤日中不

食以和萬民故能澤流無窮名配日月伏惟

皇帝陛下儀而像之以求多福求一作天下幸

甚天下幸甚微臣徃因言事得罪先朝僻守



遠方

僻守郡

拘限條制

制例

不獲奔走稱慶

闕廷無任欣歡踴躍感恩慈闕之至謹奉表

以聞

賀赦表

臣某言伏奉二月五日制書大赦天下

元義

十五年正月穆宗即位二月大赦

常赦所不原者咸蒙除罪

與之更始令得自新恩浹幽明慶溢寰海臣

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王者必於嗣位

之始降非常之恩所以象德乾坤同明日月

伏惟皇帝陛下文思聰明聖神睿哲發號出

令雲行雨施懼刑政之或差憐鰥寡之重困

知事久之滋弊慮法訛之益姦罪人采原墜

典咸舉生恩既及於四海和氣遂充於八紘

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微臣往因論事獲

譴海隅

韓曰謂

旋沐朝獎待罪山郡

徒表州

未離貶竄之地忽逢曠蕩之恩踴躍欣歡實

倍常品限以官守不獲隨例稱慶闕廷無任

感恩慈闕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冊皇太后表

太后郭氏尚父子儀之孫附馬都尉贖之女憲

宋之右穆宋之母也

臣某言伏承閏正月二十七白皇太后光膺

令典受冊宮闈孫曰元和十五年閏正月穆

右大中二年崩歡心始有於內朝孝理遂形

於寰海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皇太后夙

贊先皇弼成至化誕生明聖孫曰正元十一年正月憲宗第

三子恒生於續繼鴻休華胄實贊於軒尚孫曰

帝王世紀花文母有光於周道孫曰文母太

晉太吳母

恭惟懿德克配前芳皇帝陛下出震承乾

出乎震韓曰易帝垂衣御極式展臣子之志以明教

化之源禮命載崇華夷同慶臣待罪外郡不

獲隨例稱賀闕廷賀一作慶無任踴躍歡欣之至

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慶雲表

臣某言臣所領州樊曰公時今月十六日樊

元和十五年六月十六日也申時有慶雲見於西北至暮

方散臣及舉列官吏百姓等無不見者五來



五色

孫曰瑞應焉曰非氣非煙五色氤氳謂之慶雲

光華不可徧觀

非烟非雲

史記天官書若煙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困是謂慶雲

容狀詎能詳述抱日增麗浮空不收既變

化而無窮亦卷舒而莫定斯為上瑞實應太

平臣其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謹按沉約宋書

云慶雲五色者太平之應又據孝經援神契

曰王者德至山陵則慶雲出故黃帝因之以

紀事

輿曰昭十七年在氏黃帝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說者以黃帝有景雲之瑞

故以名虞舜由之而作歌

尚書大傳曰俊乂百工相和而

歌卿雲帝乃倡之曰又按季夏六月土正用

事正一其曰景戎亦主於土西北方者京師

所在土為國家之德祥見京師之位既徵於

古又驗於今伏惟皇帝陛下德合覆載道光

軒虞嗣位之初禎祥繼至昇平之符既兆仁

壽之域已躋微臣徃在先朝以論事得罪身

居貶黜之地目覩殊常之慶抃躍歡幸歡一作欣

實倍常情伏乞宣付史官以彰聖德所致瞻

戀闕延心魂飛馳并曷奉進無任欣抃踴躍



之至謹差某官奉表陳賀以聞

舉張惟素自代狀

韓曰公自袁州召為國子祭酒舉惟素自代時

元和十五年冬也

中散大夫守左散騎常侍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惟素右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文學治行衆所推與累歷中外資考已深和而不同靜而有守敦厚退讓可以訓入臣所不如輒舉自代謹錄奏聞

舉韓泰自代狀

樊曰公自潮州移刺袁州舉泰以自代時元和十五年

年春也泰字安平

使持節漳州諸軍事守漳州刺史韓泰

孫曰泰未

正元年十一月坐王叔文之敗貶虔州司馬元和十年三月遷漳州刺史右伏准

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及刺史授上

訖三日內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詞學優長

才器端實早登科第

孫曰正元十一年泰登第亦更臺省

孫曰正元中泰累遷至戶部郎中往因過犯貶黜至今十五餘年自領漳州悉心為治官吏懲懼不敢為



非百姓安寧並得其所臣在潮州之日與其  
州界相接臣之政事遠所不如乞以代臣庶

為允當謹錄奏聞

禁曰奏後終  
潮州刺史

慰國哀表

韓曰憲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  
庚子崩於大明宮中和殿公時

刺袁州奉  
表備慰

臣某言伏奉正月二十七日詔書大行皇帝

奄棄萬國承詔哀惶號踴無地伏惟聖情一作

心何可堪處大行皇帝功濟寰區仁霑動植

奉諱之日率土崩心凡在臣子不勝殞裂伏

惟陛下痛貫宸極聖情難居臣拘守遠郡不

獲匍匐奉慰瞻望闕廷且悲且慙謹奉表陳

慰以聞

舉薦張籍狀

韓曰籍字文昌蘇列吳人正  
元十五年進士公時為國子

祭酒薦之用是自校  
書郎除國子博士

登仕郎守秘書省校書郎張籍右件官學

有師法文多古風沉默靜退介然自守聲華

行實光映儒林臣當司見闕國子監博士一

負生徒藉其訓導伏乞天恩特授此官以彰



聖朝崇儒尚德之道謹錄奏聞伏聽敕旨

籍後祭公詩云我官麟中公為大司成念此委未秩不能力自揚特狀為博士始獲登朝行未幾享其資遂忝南宮郎謂此也

請上尊號表

表曰元和十五年九月公自表州召為國子祭酒至是有

此表

臣某言臣得所管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及書  
算律等七館學生沈周封等六百人狀稱身  
雖賤微然皆以選擇得備學生讀六藝之文  
修先主之道粗有知識皆由上恩今天子無

字整齊乾坤出入神聖經營乎無為之業游

息乎混元之宮不謀於廷不戰於野坐收冀

部表曰元和十五年十月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元以鎮趙深冀四州歸于有司旋

定幽都表曰長慶元年二月幽州節度使劉總以所管八列叙于有司析木

天街表曰天文志昂畢間為天街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屬冀州自尾十度至南斗

十一度為析木屬幽州

星宿清潤北嶽醫閭表曰恒山禮東北曰幽列其

神鬼受職補注後山詩話山鎮曰醫無閭

地彌天區界軼海外乘之十有二列周之千



七百國

漢地理志周

章亥

所步

海經禹

使大草步自東極至于西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步又使豎亥步自南極盡於北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步孫曰淮南子禹使大草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步山海經云帝令豎亥步自東極至于極無五億十選九千八百八十步天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六千里禹契所書四向輻湊各修貢職賦一作西戎之首北虜之渠沮威愧德失據狼狽收其種落逃遁遠去來獻羊馬千里不絕功既如此德又如彼爰初嗣位首去姦孽孫曰謂貶皇甫一作姦侯隨所顧指應時清寧

哀天下之鰥寡釋四海之鬱結左右前後莫

匪俊良小大之材咸盡其用無所誅誥一和

以仁由是五穀歲登百瑞時見六府三事惟

序惟歌昔者媯皇殺黑龍以濟冀州

孫曰淮南子

媯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鼈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堯誅

九嬰以定下土

孫曰淮南子堯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

之上一本血兵剋刃僅就厥功以方吾君

一何遠也堯之在位七十餘載戒飭咨嗟以

致平治孔子之聖自去三年有成今自嗣位



以來歲有餘耳臻此功德其何捷哉置郵傳命補注孟子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置郵即今之驛傳也未足以諭

以非常之功襲尋常之號以冠古之義屈守文之名臣子之誠闕而不奏天號人稱不滿

事實斯亦縉紳先生之過也謂臣官居師長不言謂何考其所陳中於義理天人合願不

謀而同非臣之愚所敢隱蔽輒冒死以聞伏乞天恩特允誠志令公卿大夫得竭思慮

愚作取正於經以定大號有司備禮擇日以頒

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其誠惶誠恐錄曰長慶元年七月

羣臣上尊號曰文武孝德皇帝尚書兵部

○一本無臣某誠惶誠恐六字

舉韋顛自代狀韓曰長慶元年七月公自國子祭酒除兵部侍郎舉顛自代顛字周仁見素之孫長慶初為大理少卿

故大夫守大理少卿驍騎尉韋顛 右伏

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

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學識該達樊曰裴均韋貫之李

絳崔群蕭悅皆顛布衣之旧繼為宰相朝廷典章多所咨逮嘗曰吾儕五人智不及一韋

公器量弘深朝推直道代仰清節顯映班序



十五年餘夷險一致風猷益茂屈居少列未

副群情文昌政本侍郎官重尚德之舉倍二

十八年左氏晉卻毅卒原軫顛宜當之乞迴

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臣所授庶弭官謗謹錄奏聞謹奏終吏部侍

郎

五百家註韓文第三十九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四十

狀表

論孔戣尚書致仕狀

樊曰公嘗誌孔尚書墓言尚書七十三上

書去官愈嘗賢其能謂公尚壯上三留  
災去之果曰五員二宜去尚矣願予言  
明日奏疏請留不報  
此公所論之跡也

某官某右臣與孔戣同在南省為官數得

相見戣為入守節清苦議論平正今年纔七

十尚書左丞以老自乞時年七十三筋力

耳自未覺衰老憂國忘家作愛用意深遠所



謂朝之耆德老成人者臣知戮上疏求致仕  
故往看戮戮為臣言已蒙聖主允許主一伏  
以陛下優賢尚齒見戮頻上三疏言詞懇到  
重違其意遂即許之此誠陛下仁德之至然  
如戮輩在朝不過三數人實可為國愛惜自  
古以來及聖朝故事年雖八九十但視聽心  
慮苟未昏錯尚可顧問委以事者雖求退罷  
無不殷懃留止優以祿秩不聽其去以明人  
君貪賢敬老之道也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仕

若不得讞則必賜之几杖安車

孫曰已上皆  
曲禮之文法

云謙猶聽也  
安車坐乘車

七十求退入臣之常禮若有德

及氣力尚壯則君優而留之不必年過七十

盡許致仕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須典刑孫

詩蕩之詞典  
刑法則也

此言老成人重於典刑不可不

惜而留也今戮幸無疾疹

說曰說文疹腎瘍  
也○疹音豔又丑

但以年當致仕據禮求退陛下若不聽許

亦無傷於義而有貪賢之羨况左丞職事亦

極清簡若戮尚以繁要為辭自可別授秩崇



而務少者今中外之臣有年過於我尚未得  
退我獨何人得遂其願然人皆求進我獨求  
退尤可賢重臣所領官無事不敢請對蒙陛  
下厚恩苟有所見不敢不言伏望聖恩特垂  
察納謹錄奏聞謹奏

孫曰公上疏不報我竟以禮部尚書致仕優詔

褒羨乃令所司歲致羊酒如漢禮徵士故事二年正月卒贈兵部尚書

舉馬惣自代狀

孫曰長慶三年六月公為京兆尹舉惣自代惣字貪

无扶風人也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戶部尚

書馬惣

孫曰長慶六年十二月惣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兼戶部尚書

右伏

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

舉一人自代者臣伏以近者京尹用人稍輕

所以市井之間

市井一作畿甸或作京尹

盜賊未斷郊野

之外疲瘵尚多前件官文武兼資寬猛得所

累更方鎮

孫曰惣嘗為安南桂管嶺南義忠武華州鄜曹濮等鎮皆有

功能若以代臣實為至當謹錄奏聞謹奏

賀雨表

祝曰公尹京兆時作

臣某言臣聞聖人之德與天地通誠發於中



林 雷

事應於外始聞其語今見其真臣誠歡誠喜  
頓首頓首伏以季夏以來雨澤不降臣職司

京邑韓曰長慶三年公為京祈禱實頻續曰

有祭竹林神文曲江祭龍文皆以京尹禱雨也青夫湛然旱氣轉甚

陛下憫茲黎庶憫一作憐有事山川續曰有事祭

早有事于山川中使纜出於九門陰雲已垂於四野

龍神效職雲雨應期嘉穀奮興根葉肥潤抽

莖展穗不失時宜人和年豐莫大之慶微臣

幸蒙寵任獲覩殊祥慶仰歡呼倍於宣品無

任踴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太陽不虧表注本篇○嚴曰退之為京兆尹時作也

司夫臺奏今月一日太陽不虧續曰長慶三年九月壬子

朔日食角十二度癸日今月一日十月一日也蓋九月朔日食則十月朔當虧今太陽不

虧故以為賀右司夫臺奏今月辰卯開太陽合虧

陛下敬畏天命克已修身誠發於中災銷於

上自郊至已至一作及當虧不虧雖隔陰雲轉更

明朗比於常日不覺有殊天旦不違慶孰為

大臣宮忝京尹補注公以長慶二年六月為京尹十月罷親覩殊



祥欣感之誠實倍常品謹奉狀陳賀以聞謹

奏除則舉韋顥自代今三年十月自京尹再除則舉正甫自代正甫字踐方南陽人正元二進士

舉張正甫自代狀韓曰公兩為兵侍前長慶元年七月自祭酒初

除則舉韋顥自代今三年十月自京尹再除則舉正甫自代正甫字踐方南陽人正元二進士

人正元二進士

通議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南陽縣開

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張正甫正甫

元和末年自同州刺史入拜左散騎常侍右臣蒙恩除尚書兵部

侍郎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軍上

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稟正直之性

懷剛毅之姿嫉惡如仇讎見善若饑渴備更

內外灼有名聲年齒雖高韓曰正甫大和八年卒年八十二

氣志逾勵逾一作愈甘貧苦節不愧神明可謂古

之老成朝之碩德又處散地實非所宜乞以

代臣以副公望謹錄奏聞謹奏

袁州申使狀樊曰王黃州嘗答丁晉公書云退之為袁州刺史故事觀

察使牒部刺史皆曰故牒時王仲舒廉問江西以吏部巨賢持自檢曰謹牒而

退之致書懇請以為宜如舊制元之所云即謂此爾



使司牒列牒

使司謂江內觀察使司

右自今月三白

後

後正月公至袁州

每奉公牒牒尾故牒字

皆為謹牒字有異於常初不敢陳論以為錯誤今既頻奉文牒前後並向在愈不勝戰懼之至伏乞仁恩特令改就常式以安下情謹奉狀陳謝謹錄狀上

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

李習之狀公

酒也奏儒生為學官日使會講生從多奔走聽聞皆曰韓公來為祭酒國子監不寂莫矣皇甫持正神道碑亦云此疏乃為祭酒時所論也

國子監應今新注學官等牒准今年赦文委國子祭酒選擇有經藝堪訓導生徒者以充學官近年吏部所注多循資敘不考藝能至令生徒不自勸勵伏請非專通經傳博涉墳史及進士五經諸色登科人不以比擬其新授官上日新一作所必加研試然後放上以副聖朝崇儒尚學之意具狀牒上吏部仍牒監者謹牒

黃家賊事宜狀

穆宗即位公自袁州召還有此狀不見用樊曰



狀所陳凡三事其一移經畧使於邕州  
容州但置刺史其二於邕容側近召募  
添置千人其三因改元大慶赦其罪戾  
遣一郎官御史親往宣諭嚴曰黃家賊  
郎神子房所稱也  
管黃少卿等是也

右臣伏以臣去年貶嶺外刺史

韓曰元和十四年八月公

責守其州雖與黃家賊韓曰黃家賊謂黃洞

潮州不相隣接然見往來過客并諳知嶺南

事人南一作外所說至精至熟其賊並是夷獠亦

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衣服言語

作眼一食都不似人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

保比緣邕管經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

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蠻夷

之性易動難安遂至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

復私讎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為事

近者征討本起於裴行立陽是此兩人者一作

此詩兩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

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立可摧破爭獻

謀計惟恐後時朝廷信之遂允其請自用兵

已來已一有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一



二萬人

樊曰少卿自正元來數反覆挂管觀

幸立切事請討之上併之天發江湖其會容

挂二管入討并卒被瘴癘死者不可勝討行

立妄奏斬獲二萬國天子儻皆非虛賊已尋

為解○一作不下萬餘人

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邕容兩管

內一作經此凋弊殺傷疾疫十室九空百姓

怨嗟如出一口陽旻行立相繼身亡樊曰十

月陽旻卒二月以行立為實由自邀切賞造

作兵端入神共嫉怒一作以至殃咎陽旻行立

事既已往今所用嚴公素者樊曰旻卒以嚴

公素為本管苗

後亦非撫御之才不能別立規模依前還請

攻討樊曰特公素後如此不已臣恐嶺南一

道未有寧息之時

一昨者併邕容兩管為一道樊曰元和十五年

命容管經略使深合事宜然邕州與賊逼近

陽旻兼領之容列則甚懸隔其經略使若置在邕州與賊

隔江對岸兵鎮所處物力必全一則不敢輕

有侵犯一作一則易為逐便控制今置在容

州則邕州兵馬必少賊見勢弱易生姦心伏



伏  
請移經略使於邕州其容州但置刺史實為  
至使  
一比者所發諸道南討兵馬例皆不諳山川  
不服水土遠鄉羈旅疾疫殺傷臣自南來見  
說江西所發共四百人曾未一年其所存者  
數不滿百岳鄂所發都三百人其所存者四  
分纔一續添續死每發倍難若今於邕容側  
近召募添置千人便割諸道見供行營人數  
糧賜均融充給所費既不增加而兵士又皆

便習長有守備不同容軍守則有威攻則有  
利

一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  
苦必深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  
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  
為有益容貸羈縻比之禽獸來則捍禦去則  
不追亦未虧損朝廷事勢以臣之愚若因改  
元大慶錄曰元和十六年穆宗即位之明年當改元赦其罪戾遣  
一即官御史親往宣諭必望風降伏謹呼聽



命仍為擇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為經  
略使處置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

不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狀

典曰公之為袁州也袁人以男

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公至悉計  
傭得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  
禁其為隸行狀神道碑新舊傳皆書之  
新傳所謂沒級父母七百餘人則出公  
此狀神道碑又云及還請著之赦令則  
公此狀所云今因大慶乞令有司重舉  
舊章一不銀封亦其  
皆放免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 右准律不許典

貼良人男女作奴婢驅使 嚴曰藉律諸妄以  
良人為奴婢用質

債者各減自賣罪三等知情而取  
者又減一等仍計庸以當債直 臣往任袁

州刺史日檢責列界內得七百三十一人並

是良人男女准律例計傭折直一時放免原

其本末或因水旱不熟或因公私債負遂相

典貼漸以成風名目雖殊奴婢不別鞍督役

使至死乃休既乖律文實虧政理袁州至小

尚有七百餘人天下諸列其數固當不少今

因大慶伏乞令有司重舉舊章一皆放免仍

勒長吏嚴加檢責如有隱漏必重科懲則四

理

典主也貼  
以物為  
質也



海蒼生孰不感荷聖德以前件如前如上一  
謹具奏聞伏聽敕旨謹奏官一

尚論淮西事宜狀韓曰時憲宗欲討吳元濟遣裴度視師還奏師可用

與寄相意不合既而盜殺宰相憲宗遂相慶以主東兵公時為中書舍人乃上

淮西卒且議與裴丞相合故兵遂用它宰相有不便之者以它事改公為右庶

子及度為淮西節度使出討蔡以公為行軍司馬卒徙度平蔡而還也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孫曰至德元年載置淮西節度管申光

蔡三自少陽疾病韓曰元和九年閏三月去彭義軍節度吳少陽卒

年春夏已來圖為今日之事有職位者勞其

計慮撫循奉所役者修其器械防守金帛糧

畜墮于賞給置一作耗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

織婦皆攜持幼弱餉於其後餉一作飽雖時侵掠

小有所得力盡筋疲不償其費又聞畜馬甚

多自半年已來皆上槽檣譬如有人雖有十

夫之力自朝及夕常自大呼跳躍初雖可畏

其勢不久必自委頓乘其力衰三尺童子可

使制其死命況以三小列殘弊困劇之餘而

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也也上一有之字



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  
多則不足以取勝取勝之師一作師必在速  
戰必不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兩東之  
間壇場之上日相攻劫必有殺傷近賊州縣  
徵役百端農夫織婦不得安業或時小遇水  
旱百姓愁苦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惑陛  
下之聽矣陛下持之不堅半途而罷傷威損  
費為弊必深所以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未事  
至不惑然可圖功為統帥者盡力行之於前

而參謀議者盡心奉之於後內外相應其功  
乃成昔者殷高宗大聖之主也以天子之威  
伐背叛之國三年乃剋說曰易高宗伐不以  
為遲志在立功不計所費傳曰斷而後行鬼  
神避之而後行鬼神避之遲疑不斷未有  
能成其事者也臣謬承恩寵獲掌綸誥九年  
十一月公地親職重不同庶寮輒竭愚誠以  
效禪禩謹條次平賊事宜一一如後  
一諸道發兵或二三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



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懾懼難便前進所在將帥以其客兵雜處指使作難先不撫存優恤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被分割隊伍隸屬諸頭士卒本將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艱間里懷離別之思今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列與賊界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防習於戰鬥識賊深淺既是土人護惜鄉里比來未有處分

猶願自備衣糧共相保聚以備寇賊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若要添兵自可取足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伏請諸道先所追到行營者悉令却歸本道據牒所追入額牒一作行或器械又無行字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營充給所召募人兵數既足加之教練三數月後諸道客軍一切可罷比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人限一繞逆賊州懸堡柵等繞一作統各置兵馬都數雖多每處則兵至少又相去闊遠難相應接



所以數被攻劫致有損傷今若分爲四道每  
道各置三方人擇要害地屯聚一處使有隱  
然之望審量事勢乘時逐利可入則諸道一  
時俱發作諸道使其狼狽驚惶首尾不相救  
濟若未可入則深壁高壘以逸待勞自然不  
要諸處多置防備臨賊小縣可收百姓一有下  
泊於便地作行縣以主領之使免散失  
一蔡州士卒爲元濟迫脅勢不得已遂與王  
師交戰原其本根皆是國家百姓進退可死

誠可閔傷宜明敕諸軍

卒一作

使深知此意當

戰鬪之際固當以盡敵爲心

固當一作固宜

若形勢

已窮不能爲惡者不須過有殺戮喻以聖德

放之使歸銷其兇悖之心貸以生全之幸自

然相率棄逆歸順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比來征討無功皆由欲其速捷有司計筭所

費苟務因循小不如意即求休罷河北淮西

等見承前事勢知國家必不與之持又併力



苦戰幸其一勝即希冀恩赦朝廷無至忠憂  
國之人不惜傷損威重因其請便議罷兵往  
日之事作近一患皆然也臣愚以為淮西三小  
州之地元濟又甚庸愚而陛下以聖明英武  
之姿用四海九州之力除此小寇難易可知  
太山壓卵未足為喻

一兵之勝負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  
罰重可令凶人喪魄然可集事不可愛惜所  
費憚於行刑

一淄青恒冀兩道

孫曰淄青謂平盧節度使  
李帥道恒冀謂成德軍節

度使王承宗

與蔡列氣類略同今聞討罰元濟

罰

作人情必有救助之意然皆闇弱自保無暇

虛張聲勢則必有之至於分兵出界公然為

惡亦必不敢作亦且特下詔去蔡列自具少

誠已來相承為節度使亦微有功效少陽之

歿陽諸本朕亦本擬與元濟恐其年少未能

理事所以未便處置待其稍能緝綏然擬許

其承繼今忽自為狂勃侵掠不受朝命事不



得戶所以有此討罰一作至如淄青恒州范

陽等道使劉總淄青恒州見上祖父各有功

業相承節制承下年歲已久朕必不利其

土地輕有改易各宜自安如妄自疑懼敢相

扇動朕即赦元濟不問迴軍討之自然破膽

不敢妄有異說李德裕勸討劉稹賜咸

澤潞一鎮與河朔事勢不同勿為子孫之謀

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

此意也以前件謹錄奏聞伏乞天恩特賜裁

擇謹奏

論變鹽法事宜狀

食貨志云自兵興

皇甫鎛又奏置推鹽法如江淮推法犯

禁歲多及田弘正舉魏博故朝穆宗命

河北罷推鹽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推鹽

法弊請官糶鹽可以富國詔公卿議可

否中書舍人韋處厚兵部侍郎韓愈詔

之以為不可平叔屈服平叔所陳利害

九十八條公為隨條分析

張平叔所奏鹽法條件右奉敕將變鹽法

事貴精詳宜令臣等各陳利害可否聞奏者

平叔所上變法條件臣終始詳度恐不可施

行各隨本條分析利害如後



一件平叔請令州府差入自糶官鹽收實估  
匹段省司準舊例支用自然獲利一倍已上  
者臣今通計所在百姓貧多富少除城郭外  
有見錢糶鹽者十無二三多用雜物及米穀  
博易鹽商利歸於已無物不取或從賒貸升  
斗約以時熟填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使今令  
州縣人吏坐鋪自糶利不關已罪則加身不  
得見錢及頭段物恐失官利必不敢糶變法  
之後百姓貧者無從得鹽而食矣求利未得

歛怨已多自然坐失鹽利常數所云獲利一  
倍臣所未見云云  
一件平叔又請鄉村去州縣遠處今所由將  
鹽就村糶易不得令百姓闕鹽者臣以為鄉  
村遠處或三家五家山谷居住不可令人吏  
將鹽家至戶到多將則糶貨不盡少將則得  
錢無多無一作不計其往來自充糧食不足比來  
商人或自負擔斗石往與百姓博易所冀平  
價之上利得三錢兩錢不比所由為官所使



到村之後必索百姓供應所利至少為弊則多此又不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云所務至重須令廟堂宰相充使

臣以為若法可行不假令宰相充使若不可

行雖宰相為使無益也舊無充使以下十四字又宰相

所以臨察百司考其殿最若自為使縱有敗

闕遣誰舉之此又不可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法行之後停減鹽司所由糧

課年可收錢十萬貫臣以為變法之後弊隨

事生尚恐不登常數安得更望贏利

一件平叔欲令府縣糶鹽每月更加京兆尹

料錢百千司錄及兩縣令每月各加五十千

其餘觀察及諸州刺史縣令錄事參軍多至

每月五十千少至五千三千者臣今計此用

錢已多其餘官典及巡察手力所由等糧課

仍不在此數通計所給每歲不下十方貫未

見其利所費已廣平叔又云停鹽司諸色所

由糧課約每歲合減得十方貫錢今臣計其



新法亦用十萬不啻減得十萬却用千萬  
上四所亡所得一無贏餘也平叔又請以糶  
鹽多少為刺史縣令殿最多者遷轉不拘常  
例如闕課利依條科責者刺史縣令職在分  
憂今惟以鹽利多少為之升黜不復考其治  
行非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義也  
一件平叔請定鹽價每斤三十文又每二百  
里每斤價加收二文以充脚價量地遠近險  
易加至六文脚價不足官與出名為每斤三

十文其實已三十六也今鹽價京師每斤四  
十文諸州則不登此變法之後祇校數文於  
百姓未有厚利也脚價用八文者官與出二  
文用十文者官與出四文是鹽一斤官糶得  
錢名為三十其實斤多得二十八少得二十  
六文折長補短每斤收錢不過二十六七百  
姓折長補短每斤用錢三十四則是公私之  
間每斤常失七八文也下不及百姓上不歸  
官家積數至多不可遽算以此言之不為有



益平叔又請令所在及農隙時併召車牛般  
鹽送納都倉不得令有闕絕者儻或州縣和  
雇車牛或一無儻百姓必無情願事須差配然  
付脚錢百姓將車載鹽所由先皆無檢齊集  
之後始得載鹽及至院監請受又須待其輪  
次不用門戶皆被停留輸納之時人事又別  
凡是和雇無不皆然百姓寧為私家載物取  
錢五文不為官家載物取十文錢也不和雇  
則無可載鹽和雇則害及百姓此又不可也

一件平叔稱停減鹽務所由收其糧課一歲  
得十方貫文今又稱既有巡院請量閑劇留  
官吏於倉場勾當要害守捉少置人數優恤  
糧料嚴加把捉如有漏失私糶等並准條處  
分者平叔所管鹽務所由人數有幾量留之  
外收其糧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此又不近理  
也比來要害守捉人數至多尚有漏失私糶  
之弊今又減置入數謂能私鹽斷絕此又於  
理不可也一件平叔云變法之後歲計必有



所餘日用還愁不足請一年已來請一且未  
責以課利後必數倍校多者此又不可方今  
國用常言不足若一歲頓闕課利為害已深  
雖云明年校多豈可懸保又非公私蓄積尚  
少之時可行者也亦  
一件平叔又云浮寄姦猾者轉富士著守業  
者曰貧若官自糶鹽不問貴賤貧富士農工  
商道士僧尼并兼游惰因其所食盡輸官錢  
并諸道軍諸使家也親族遞相影占不曾輸

稅若官自糶鹽此輩無一人遺漏者臣以此  
數色人等官未自糶鹽之時來糶鹽而食不  
待官自糶然後食鹽也若官不自糶鹽此色  
人等不糶鹽而食官自糶鹽即糶而食之則  
信如平叔所言矣若官自糶與不自糶皆常  
糶鹽而食則今官自糶亦無利也所謂知其  
一而不知其二見其近而不見其遠也國家  
摧鹽糶與商人商人納摧糶與百姓則是天  
下百姓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於官矣不必



與國家交手付錢然後為輸錢於官也  
一件平叔云初定兩稅時絹一匹直錢三千  
今絹一匹直錢八百百姓貧虛或先取粟麥  
價及至收穫悉以還債又充官稅顆粒不殘  
若官中糶鹽一家五口所食鹽價不過十錢  
隨日而輸不勞驅遣則必無舉債逃亡之患  
者臣以為百姓困弊不皆為鹽價貴也今官  
自糶鹽與依舊令商人糶其價貴賤所校無  
多通計一家五口所食之鹽平叔所計一日

以十錢為卒一月當用錢三百六十

恐羨六  
十兩字

是則三日食鹽一升一月卒當十斤新法實  
價與舊每斤不校三四錢以下通計五口之  
家以平叔所約之法計之賤於舊價日校一  
錢月校三十不滿五口之家所校更少然則  
改用新法百姓亦未免窮困流散也初定稅  
時一匹絹三千今祇八百假如特變鹽法絹  
價亦未肯貴五口之家因變鹽法日得一錢  
之利豈能便免作債收穫之時不被徵索輸



官稅後有贏餘也。以臣所見，百姓困弊日久，不以事擾之，自然漸校，不在變鹽法也。今絹一匹八百，百姓尚多寒無衣者，若使匹直三千，則無衣者必更衆多。况絹之貴賤皆不緣鹽法，以此言之，鹽法未要變也。

一件平叔云：每列糶鹽不少，長吏或不親公事，所由浮詞云：當界無人糶鹽，臣即請差清強巡官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納鹽價。口多糶少，及鹽價遲。

違請停觀察使，見任改散慢官，其刺史已下，貶與上佐其餘官，貶遠處者平叔本請官自糶鹽，以寬百姓，令其蘓息，免更流亡。今令責實戶口團保，給鹽，令其隨季輸納鹽價。所謂擾而困之，前意也。百姓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鹽，無字依時徵價，辨與不辨，並須納錢。遲違及違條件，觀察使已下各加罪譴。一本譴作於字，又無下文苟字。苟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百姓轉致流



散此又不可之大者也

一件平叔請限商人鹽納官後不得輒於諸

軍諸使覓職掌把錢捉店看守莊磴磴磨也世

本公輸般作之以求影庇請令所在官吏嚴

加訪察訪防如有違犯應有資財並令納官

仍牒送府縣充所由者臣以為鹽商納權為

官糶鹽子父相承坐受厚利比百姓實則校

優則一作有今既奪其業又禁不得求覓職事及

為人把錢捉店看守莊磴不知其罪其一作何

朝窮蹙之也若必行此則富商大賈必生怨恨或收市重寶逃入反側之地以資寇盜此又不可不慮也

一件平叔行此策後兩市軍人富商大賈或

行財賄邀截喧訴請令所由切加收捉如獲

頭首所在決殺連狀聚眾人等各決脊校二

十檢責軍司軍戶鹽如有隱漏並准府縣例

科決并賞所由告人者比一件若果行之不

惟大失人心兼亦驚動遠近不知糶鹽所獲



幾何而害入蠹政其弊實甚以前件狀奉今  
月九日敕令臣等各陳利害者謹錄奏聞伏  
聽敕旨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四十

